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五十八回 敘幽情煙雨快聯吟 善戲嬉風雅新談判

卻說蠡湖既去之後，所剩些少殘肴，阿二忽然貪嘴要吃，寶玉單將吃剩的半碗鴨羹、半盆醬鴨與他吃了，以為別的都是發物，還須禁忌，惟鴨是補的，病人或可略吃須些，諒無妨礙。那知鴨與瘧疾卻是對頭星君，斷然嘗試不得的。在起初吃的時候，覺得滋味甚鮮，異常開胃，及至二三更天，驟然發作起來，非但胸膈煩悶，而且臍腹脹痛，欲吐不吐，欲瀉不瀉，更為難過。加添寒熱復來，較前益盛，故不住的口中呻吟，早把寶玉、阿金等驚醒，因此刻大家都已睡靜，聽得這般聲息，明知阿二有些不妙，急忙起身來看他。寶玉先去摸他的額角，寒熱非常炙手，慌問道：「剛剛只怕吃壞哉，故歇肚皮裡阿是痛恁？」阿二人還清楚，哼哼的答道：「我難過煞勒裡哉，勿知阿是貪仔嘴落。」阿金、阿珠都道：「算算吃仔幾塊鴨，哪哼就會吃壞呢？」七張八嘴，亂了一回。寶玉看他這般光景，毫無主意，因半夜三更，那裡有什麼藥？只得口中代他許願，求天老爺保佑的了，更無別法。又囑他要靜忍耐，待到天明再說，或者此地有好郎中，也未可知，請他來診視診視，吃兩帖藥，自然好了。正當安慰之際，聽得爾靄裡面喚道：「寶玉，你進來，我想著籃中有兩塊福建神面，你且拿去，叫阿金煎了與他吃，如果是食積，吃了也會好的。」寶玉答應，回身取出，交與阿金去煎。虧得有個燒火酒的爐子，不然，三四更天那裡去煎呢？霎時把神面煎好，濃濃的一飯碗，送至阿二嘴邊，吃了下去。曉得一時未必效驗，但與他多蓋了一條棉被，然後大家仍去安睡。

隔得無多一刻，天已亮了，獨寶玉添了這樁心事，睡不安穩，絕早抽身，再來看阿二時，見他身子向內，聲息甚微，想是睡熟，比夜間好些了。單伸手摸他一摸，熱勢卻並不輕減，但此刻不便驚動他，只得縮身進艙。阿金、阿珠也起來了，寶玉告訴二人，阿金道：「看上去，礙呢作興勿礙，不過倪登勒問搭，隨便哪哼，總歸有點提心吊膽，連搭請郎中也勿便格，倒勿如今朝應酬白相仔一埭，明朝倪就開船轉罷，到底勒上海本地，說有啥三長兩短，就是請郎中，看香頭，替俚做長做短，也便多化篤。想阿差呢勿差恁？」阿珠也是這樣說。寶玉道：「格末倪算數明朝就走罷，奴撥俚打仔格格又，弄得心裡昏悶煞，白相才勿高興格哉，早曉得實梗樣式，問搭耽擱裡作啥嘍？勿然是，明朝就好到上海哉。」阿珠道：「倪要緊轉末容易格，只要明朝弄一隻小火輪，拖帶仔勒走，後日朝浪也到上海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勿知問搭格輪船阿有叫處格介？」阿珠道：「有終有格呀，倪晏歇點問聲股老末哉，但是問搭人，嚙不勿曉得格。」因這時候，嘉興雖有幾只官輪來往，尚未設立輪船公司，所以說著這幾句話呢。

三人正在商議之際，爾靄也起身了，隔艙聽著他們的話，便說道：「寶玉，你要走，只怕蠡湖不讓你走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格要想走，也叫嚙設法，皆為俚故歇格病，實頭勿輕勒海，加二勒裡船浪，帶累奴一發擔心事哉。」爾靄點首稱是。

其時阿金伏侍寶玉梳妝，阿珠端整粥菜出來。吃粥方畢，頭已梳好。爾靄取出金時計一看，將近九下鐘了，卻巧蠡湖如約而至，今天帶著一個跟人，以便使喚。蠡湖既到船上，略敘了幾句閒話，寶玉就將哥哥病情細訴一遍。蠡湖問道：「頭艙裡睡著的，可是他嗎？」寶玉答道：「正是呀。病是病仔多（讀帶，平聲）日哉，淹淹牽牽，重還勿重，昨日也看見格，奴以為勿要緊格，格落勿放勒心浪，勿殼張俚吃仔點油膩，夜裡就呀呀皇天，弄得大家嚇煞快，奴是更加六神無主，看上去勿知哪哼得勒，所以奴想明朝動身轉哉，不過對勿住 殷老。」蠡湖道：「這有什麼對不住？但據我的意見，今晚你的哥哥如果好些，你再盤桓一天，倘或加重，我怎好勉強留你？你請自便就是了。」寶玉聽說，謝一聲。

蠡湖又向爾靄說道：「寶兄，你可以多耽擱幾天，搬到舍下去住，一敘多年朋友之情，何必軋在裡頭，定要跟他們一同回去呢？」爾靄起初推辭，卻被蠡湖再四挽留，只得應允了。惟寶玉不言不語，緊蹙雙眉，並非因蠡湖留住爾靄，實為著阿二生病一事。然則照這樣論起來，寶玉頗有天性，於手足之情甚篤？其實非也，由於自己膽小，恐他死在船上，不當穩便，所以意中緊欲回去，大大的不快活呢。

蠡湖睹此神情，勸慰道：「你不用愁煩，今日我們暢游一天，儘管放心，包你沒事，他又不是急痧症，斷不至一變就變的。再不然，明天用輪船拖帶回去，後日一早也到了，愁他則甚呢？」寶玉趁勢問道：「輪船啥場化去叫介？」蠡湖伸手向窗外一指，說道：「你不見那邊碼頭上停的兩隻官輪嗎？只消你們去叫他，講定了價目，自然拖帶你到上海了。」正說之間，蠡湖定叫的酒菜業已送來，即吩咐跟人僱了一隻游船，傍在大船邊伺候，催促寶玉換好衣裙，立刻過船前往。寶玉終因阿二病勢沉重，無人在旁照料，究不放心，故托阿金在船看守。虧得阿金懂些世事，不比阿珠貪頑，也就答應。寶玉方略略寬懷，單帶了阿珠一個，與蠡湖、爾靄等到了游船之上，並不耽擱，立即開船。一路無甚佳景，不須細說。

舟行甚速，不及半個時辰，早已到了。寶玉初次至此，免不得舉目細觀，雖遠不如武林勝境，也是一個絕妙清靜的所在。昔人有詠煙雨樓詩一首。詩云：

茂林修竹境清幽，疑是蘭亭勝跡留。
煙雨萬竿樓一角，四圍佳景入雙眸。

此時船已停泊，眾人一齊上岸。蠡湖在前引導，進了竹籬門，依稀曲徑通幽，兩旁綠影週遭，聽那枝頭鳥語，如喚客來。轉瞬間已至樓前，下面除匾額對聯以及桌椅等物，別無許多陳設，且眼前未屆炎天，遊人到此品茗的寥寥無幾。眾人一逕登樓，樓上卻擺設精雅，懸著「煙雨樓」的小匾，兩邊書畫對聯，大半是名人之筆，還有牆上題的近人詩句。大家也不細看，就在靠窗揀個座頭坐下。早有茶博士過來，問泡什麼茶？蠡湖點了兩碗碧螺春。少頃取到，彼此品茗閒談。

獨有寶玉憑欄遠眺，覺得此間所在雖然分清雅，卻無甚可頑之處。要曉得這個地方與上海愚園、蘇州留園不同，並無許多樓臺亭榭，故不稱花園，而稱之曰「煙雨樓」，絕少繁華的氣象。寶玉本是個俗妓，那知此中妙處？所以看了一回，悶悶的縮身坐下，並且有了心事，興致更為索然。

惟蠡湖與爾靄對著這般佳景高談闊論，逸興遄飛，即吩咐帶來的跟人，速回船上將酒菜搬來。

不多一刻，把一擔瀟菜挑到樓上，蠡湖喚茶博士溫酒，桌上撤去茶盞，擺了杯箸，先取出八隻冷盆，無非是火腿、醬鴨、熏雞、皮蛋等類，其餘湯炒大菜，都交與茶博士蒸熱取上。好得此間的茶博士平日弄慣的，只須多幾個賞賜，沒有一樣辦不到的。登時將應熱的酒菜取下樓去，少停送酒上來，阿珠在旁斟酒。蠡湖道：「阿珠你也坐下，陪我們一同飲罷。」阿珠一定不肯，說：「此地勿比船浪，倪勿能嚙規嚙矩、不大小上下格，倘然撥別人看見仔，非但要批評唔篤，帶累我阿要難為情煞嘍。」寶玉也說道：「阿珠格閒話一點也勿差，說俚勿應該，就是奴蒙殷老搭賀老實梗抬舉，當奴客人看待，軋實奴自家想想，真真一淘坐勒浪，也是大勿應該格。」蠡湖笑道：「不意我叫阿珠同坐，連你也說這樣話，該罰不該罰嗎？」說罷，滿斟了一大杯酒，立罰寶玉飲下。寶玉連忙起身接受，口中卻說道：「罰末受罰，規矩是應該實梗格呀。」爾靄接嘴道：「我輩是騷人名士，脫略風流，何必拘於禮節？不比那班俗客，自尊自貴，盛氣驕人，動不動要講規矩的。寶玉，你若再如此，實實令人掃興，要笑你俗不可耐了。」蠡湖又道：「阿珠，你可聽見了嗎？快陪我們一同坐罷。」阿珠只得遵命坐下，自斟了一杯，再敬了蠡湖等一杯。寶玉不便再阻，惟有強作歡容，聊以助興而已。蠡湖並不理會，只與爾靄歡呼暢飲，酒到杯乾。正是：

人逢知己千杯少，話到投機兩意濃。

飲至中間，二人詩興勃發，想起昨天聯句的話，蠡湖先說道：「我們來聯句罷，何必吃這個悶酒呢？」爾靄道：「好極好極。只可惜寶玉不會做詩，未免把他冷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奴做末勿會，聽聽是懂格，唔篤請做罷，說哈冷落勿冷落，當面嘲笑奴哉。」爾靄道：「我何嘗是笑你？你怎麼多起心來了？」蠡湖道：「寶玉，我知他不是嘲笑，其實要想熱鬧一點。照我的意思，我們兩人聯句，你們兩人各說兩個笑話，譬如行一個令，彼此都不冷落，豈不有趣嗎？」爾靄連連拍手道：「大妙大妙。他說笑

話，果然一等，我從前聽過他幾次，真如蓮花舌粲，即席生風，非他人所能及。怎麼被我兄想著的？實在有趣得狠，就照這樣辦法罷。」蠡湖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不知寶玉今天有了心事，可肯應允我們嗎？」寶玉聽了，不好推托，只得答應。爾靄便請蠡湖先吟起句。蠡湖點點頭，略想了一想，呷過了一杯酒，吃些剛送上來的熱菜，方口中念道：

煙雨樓頭飲綠醅，

爾靄道：「這句是本地風光，說在這裡飲酒，下句須說我們幾個人暢敘幽情才是。」說罷，也將一杯酒乾了，即續下念道：

幽情暢敘笑顏開。淡雲滿地無人掃，

蠡湖聽了，不加思索，接著念道：

深夜連牀有客來。鶴避烹茶將酒勸，

爾靄道：「我上句暗切『煙』字，你下句切著『雨』字，對得工穩異常，可惜今夜連牀共話，不在此間呢。」蠡湖笑而不

辯。寶玉插嘴道：「賀老，格閒話啥能格多佬？快點續下去罷。」爾靄乃徐徐念道：

鳩鳴拂羽把詩催。繁華春盡傷金穀，

蠡湖道：「你這起句是繁華不如清靜之意，我即用此意對上罷。」便念道：

清雅人宜詠玉臺。疑與紅塵都隔絕，

爾靄即續念道：

且傾白墮共徘徊。閒居誤認黃岡竹，

蠡湖亦應聲念道：

好句空留粉壁苔。可許飛仙常小住，

爾靄正要蟬聯下去，寶玉忽開言問道：「唔篤格詩句，啥儘管念得下格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我們做的是七言長排，不拘韻數，所以有許多的句子呢。你不要心急，相近要完快了。」說罷，便把對句、起句高聲念道：

合教彼美永相陪。座中佳士添餘興，

爾靄念畢，向著蠡湖說道：「我兄請念一結句，作為收令罷。」蠡湖唯唯，因是結句，不好草草，所以略想片刻，始念道：嘯傲林間未肯回。

爾靄道：「結得住全篇詩意，妙極妙極，小弟甘拜下風。」

蠡湖正欲謙遜，寶玉道：「難未阿算完結哉介？」蠡湖道：「我們詩已完了，請你說笑話罷。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曉得曉得，奴笑話未說，唔篤酒要多吃兩杯格篤。」回頭交代阿珠要連連斟酒，不許間斷。阿珠答應，先篩了一杯。爾靄道：「只要你說得發笑，我們多吃幾杯也情願的，如果不好，卻要罰你吃□杯。」寶玉並不理會這句話，便說笑話道：「有一個人最歡喜吃茶，勿論茶葉格好歹，只要是仔茶，俚啥總歸放量吃下去格。別人問俚：『為啥落實梗吃法？』俚說道：『我皆為平常日腳尿少，格落拼命多吃點茶，勿知阿能夠多做點尿出來？』」（按：蘇白尿與詩同音。）

這幾句笑話，引得蠡湖、爾靄掩口胡蘆，既而蠡湖說道：「寶玉罵我們做詩與做尿一樣，罰他吃□杯酒，該不該嗎？」爾靄也道：「還有一說，他話雖然發笑，卻從《鏡花緣》說部上脫胎來的，算不得自出心裁，理宜罰他再說一個呢。」寶玉假作仰懇道：「奴今朝末心緒不寧，格落好格想勿出，唔篤也要原諒奴格，阿好讓奴領罰仔一杯酒，叫阿珠代說仔一隻罷。」蠡湖道：「既然你這樣說，我就依你，你叫阿珠快說，方免你□杯罰酒呢。」寶玉不答，忽然立起身來，走至欄邊，向著阿珠招手，阿珠走將過去，寶玉帶著笑，湊著阿珠耳朵，錯落錯落的說了幾句，阿珠領會，含笑歸座。爾靄喚道：「寶玉，你也來坐了，為什麼鬼鬼祟祟，不叫阿珠說笑話呢？」寶玉聞喚，縮身坐下，便與阿珠說道：「代奴說哉，啥板要等奴催格佬！」阿珠道：「我說格笑話，唔篤嫌粗俗介，要包荒點格。」爾靄道：「不論粗細雅俗，只要令人發笑就是了。」

阿珠方忍笑說道：「倪鄉下巷浪有一個教書先生，專門說白字。一日有個朋友來看俚，剛正俚勒浪教學生識字，『犬』字末讀『大』字，『狗』字末讀『句』字，朋友勿敢當面笑俚，忍（讀佞）仔半日。停歇朋友要去哉，先生送到外勢，看見場浪兩隻狗勒浪打雄，倪搭鄉下叫狗連連，朋友熬勿住，搭先生說道：『看格格兩隻是連大呢？還是連句介？』」（連、聯同音，故云）

蠡湖、爾靄聽到這裡，不等他講完，各伸手將阿珠打了幾下，笑罵道：「你這尖嘴刻薄鬼，該打不該打嗎？」阿珠也笑得前仰後合，起身避了開來，惟寶玉坐在那裡吃吃的笑。

蠡湖道：「好好好，主人將做詩比做尿，這還可恕，你竟把我們連句比作狗連連，這張嘴比主人更毒，饒你不得，須再打他□下，灌他□大杯酒，我才干休呢。」爾靄攔阻道：「慢著慢著，我仔細一想，方才他們鬼鬼祟祟，形跡可疑，一定是寶玉教他說的，我們應該責罰寶玉才是，休被他哄過了。」蠡湖笑道：「你猜得一些不錯，況上行下效，理當罪歸家主，問他一個放縱奴僕的罪名。」說罷，來至寶玉身邊，握著拳頭，輕輕在他背上點了一下。寶玉扭轉身子，連連謝罪道：「奴勿好，奴勿好，阿珠嚙青頭，聽奴講仔，俚也放屁說出來哉，若說是奴教俚說格末，真真天勒浪冤枉殺奴哉。」爾靄道：「你雖認差，□大杯的罰酒，卻免不來的。」蠡湖也如此說，寶玉沒法，央求與阿珠分飲，蠡湖、爾靄趁勢答應，免得彼此認真。於是寶玉吃了三杯，阿珠吃了七杯，蠡湖、爾靄也各陪飲了兩杯。

其時下面蒸熱的菜已經上齊，約摸有兩下多鐘了，四人又說說笑笑，暢飲了一回，飯都吃不下了，吩咐撤去殘席，重品香茗。忽然見天不做美，陰雲密布，細雨迷蒙，寶玉道：「倪阿要轉罷，勒海落小雨哉，停歇落大仔要尷尬格。」蠡湖應允，卻巧帶來的跟人酒飯也吃飽了，便會過了茶資與另外的賞賜，一同下樓，仍由原路回船，不必細表。

少頃搖歸本處，到得大船上，天已傍晚，雨卻下得大了。蠡湖即欲回家，因見寶玉的哥哥哼聲不絕，寶玉心緒不安，坐著也甚乏味，但有幾句話，卻要問寶玉的，說：「你明天可準定回上海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看格格色勢，奴明朝勿能再耽擱哉，不過總總對勿住股老。」說著，回頭交代阿金，將杭州帶來的幾色土儀送與股老，說：「奴本則要差人送到府浪，因恐怕勿便落，只好煩唔篤管家帶轉去格哉。」蠡湖直受不辭，就在手上取下一隻玫瑰紫寶戒，聊以酬答。寶玉再三稱謝。蠡湖又問爾靄今夜可搬到舍下去盤桓？爾靄唯唯，並不依戀，就囑咐了寶玉幾句話，托阿金等即刻收拾自己鋪程行李，以便帶往。忙亂了一回，方才停當。蠡湖即命跟人喚了兩乘轎子，在岸邊等候，所以略坐片刻，蠡湖、爾靄各取出洋蚨□翼，賞了阿金、阿珠，就此一同起身告別，惟訂後日相會之期。說畢，各帶著東西，登岸上轎而去。寶玉與阿金等殷懃相送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彼美情深猶送客，阿兄病篤急還家。

欲知寶玉明日回申情形，請闕下回便曉。